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涵芬樓古今文鈔

卷一百一十五  
書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五目錄

論辨類

論上五

伊尹論 沈近思

宋論 沈近思

遠慮論一 沈近思

遠慮論二 沈近思

遠慮論三 沈近思

遠慮論四 沈近思

曹參論 楊繩武

周公論 方苞

漢文帝論 方苞

于忠肅論 方苞

封建郡縣利害論上 朱書

封建郡縣利害論下 朱書

論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朱書

論國君死社稷 朱書

權論 王源

戰論 王源

八陣論 王源

龐涓論 王源

趙勝論 王源

李廣論 王源

趙充國論 王源

鄧禹論王源

費禕論王源

諸葛誕論王源

伯顏論王源

惠帝論三首楊椿

成祖論四首楊椿

南宮書法論楊椿

荊州論儲大文

大人容物愛物論儲大文

董江都相論朱澤瀾

蕭望之論朱澤瀾

宋宏論朱澤瀾

陸宣公論 朱澤潯

杜佑論 朱澤潯

劉彝論 朱澤潯

張浚論 朱澤潯

明太祖待解縉方孝孺論 陳祖范

于謙論 陳祖范

爲君難爲臣不易論 陶貞一

正統論 蔣汾功

唐李克用元擴廓論 全祖望

諸葛孔明入蜀論 全祖望

周世宗論 全祖望

曲端論 全祖望

劉錡論 全祖望

明毅宗南遷論 全祖望

三家易學同源論 全祖望

水旱變置社稷論 全祖望

宅經葬經先後論 全祖望

留侯論 夏之蓉

鼂錯論 夏之蓉

三晉論 夏 駟

宋論二首 夏 駟

論老子 余廷燦

箕子論 沈德潛

梁鴻論 沈德潛

唐徐有功論 袁枚

持滿論 錢維城

論神 錢維城

汲黯論 黃永年

范文正論 黃永年

涇水論 王太岳

經義制事異同論 王昶

漢文帝論 王昶

唐宋兵制得失論 王昶

李斯論 姚鼐

范蠡論 姚鼐

賈生明申商論 姚鼐

翰林論 姚鼎

正學論上 程晉芳

正學論下 程晉芳

文士詆先儒論 閻循觀

蘧伯玉論 馮偉

王祥論 錢澧

論以弟爲後 吳蔚光

論承重 吳蔚光

論葬服 吳蔚光

子房擊秦論 毛際可

明三大案論 段玉裁

春秋論中 蔡上翔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五

侯官吳曾祺纂錄

論辨類

論上五

伊尹論 沈近思

甯都魏氏曰。嘗讀孟子伊尹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則伐夏之舉。出於伊尹之獨斷無疑。湯雖躬聖人之德。有危疑而不敢輒發者。使非有任如尹。以別嫌疑。定猶豫。安能斷然出此。又曰。古今國家危疑之際。非常之舉。必求夫強力明決。敢犯衆議者。挺身以發其難。然後大事可濟。又引霍光議廢昌邑王。羣臣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離席按劍。以大義責光。脅羣臣。而後議者聽令。以比尹。愚以爲魏氏之論。施於漢唐以下之君臣則可。而非所以議聖人也。聖人之心如天然。至公而無私者也。湯之革命。應天順人。除殘去暴。救民於水火之中。何危何疑。而曰不敢輒

發。況是時民之惡桀。則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我后。後來其蘇。普天率土。莫不引領戴商。以勸伐夏。何嫌何疑。而曰必尹之獨斷。且尹之所自任者。在救民不在伐夏。尹之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其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一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此則尹之所以獨斷而自任者也。尹應湯之三聘而起。湯使尹五就桀。是湯之初心。本欲忠桀。而薦人於天子。尹之初志。亦未嘗不欲以堯舜之道。有爲於夏也。迨桀決不能用尹。然後尹決意歸湯。桀惡日著。斯民日受其毒。然後不得已而伐之。伐夏非湯與尹之本志也。而豈敢斷乎。而可曰危疑不敢發。而必求人以發其難乎。夫使湯之於尹。止求其能斷。止求其發難。則三聘草野之時。已定弑君取天下之計。而後日之五就五去。皆爲湯之間諜矣。而豈聖人至公無私之心哉。吾觀隋之獨孤。喻以騎虎。宋之光義。加以黃袍。此可謂之獨斷。此可謂之危疑。不敢發。而必求人以發其難。魏氏之論。直以獨孤光義視尹也。或曰。武王之伐

紂曰無貳爾心。湯之放桀。亦曰予有慚德。茲非其危疑不敢發。而欲人斷之歟。曰此聖人畏天之誠。謙己之厚。所爲臨事而懼也。而非危疑不敢發。而欲人之斷之也。

宋論 沈近思

魏氏禧曰。吾嘗觀北宋之禍。罪在章惇蔡京數奸。而實司馬光呂大防諸賢。自貽其患。南宋之禍。罪在秦檜韓侂冑數賊。而實岳飛韓世忠諸賢將。坐失其機。又言司馬諸賢。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斬殺之。其次者。竄逐之。則太后雖崩。無足慮。哲宗雖暗。無有能蠱惑。慮不出此。而優柔養奸。行調停之說。止從放逐。或罷使閒居。或仍立朝。不知逐者可還。罷者可起。在朝者可攀援。以至得柄。又言使飛不奉詔。不班師內覲。其始若同於叛臣之倔強跋扈。而不可制。而專力圖金。克中原以迎二帝。然後還戈而清君側。解柄伏闕。自尸抗命之罪。雖有百檜。不足爲憂。愚以爲魏氏之論。是教天下以殺。教天下以叛。而非理勢之正者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天下無道。內小人而外君子。天下有道。內君子而外小人。小人甚衆。能取而盡殺之乎。欲盡殺之。誅之不可勝誅。若云大者殺而其次竄逐。竄逐者仍可復還而攀援得柄。何以使之永無患乎。是以聖王貴舉錯而不貴斬殺。且熙甯之政。雖出於王安石諸人。而實神宗之所自爲也。羣臣爭辨。方執父沒三年無改之說以言。而吾又不可以遽用殺也。吾意溫公固宋之賢相。但是時賢才衆出。不能恢宏以復三代之治。第規規以祖制爲不可改。此未免因安石之敗。而懲羹吹蠶之過。以安於卑陋。爲可憾耳。若夫北宋之禍。爲自貽其患。而教之斬殺。則非所以責司馬氏也。傳曰。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定理也。岳忠武之戰必勝。攻必克。雖其智勇絕人。然亦忠義正大之氣。足以懾服人心。而號令天下。所謂兵有先聲者此也。今教之不奉詔。不內覲。若叛臣之跋扈。則其身已先陷於不義之地。而名旣不正。又誰爲戰乎。且將帥與藩鎮異。藩鎮之可自專者。以其有土地人民。足自守耳。將帥之權。止於軍中。名義一失。則三軍解體。進退無據。忠武

身爲叛臣。一秦檜制之有餘。彼將悉發將士甲兵。以拒其後。令金人大師以殲其  
前。忠武以不忠不孝之孤軍。而四面受敵。吾知卽懸首於虜庭矣。又何能俟克中  
原。迎二帝。然後還戈解柄。以自明其心跡也哉。此亦非所以責忠武者也。又言河  
北義士。聞用兵則喜。聞罷兵則感憤涕泣。安有不翕然聽從。朝廷畏金如虎。金畏  
忠武如虎。則朝廷安能制忠武。韓劉諸公。又安肯舉師而殲忠武。不知河北義士  
之翕然來從者。從宋也。非從叛臣也。金之畏忠武者。畏宋之忠臣。非畏宋之叛臣  
也。韓信爲漢攻項。勢如破竹。而反漢。則一婦人縛之有餘。此理勢之易明者也。韓  
劉諸人。奉朝廷命。安敢有阻。卽曰不肯舉師以殲忠武。天下甯無爲檜用之韓劉  
乎。又言忠武一日爲純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一日爲叛將。則舉朝畏之尊之。  
就令如是。叛之一字。非所以訓人臣。而況勢窮理逆。萬萬無成。事不成而徒受惡  
名以死。愚者有所不爲也。嗟乎。宋至孱弱。支持數百年而不遽亡者。全賴上之人  
以寬仁待下。而下之人以忠義事上。雖强大不及於漢唐。而風俗人才遠過之。此

齊魯王伯之分。特人君多委靡不振。誤信奸邪。以卽於敗亡。而豈諸賢之過哉。今魏子一教之斬殺。一教之背叛。則不獨篡逆之禍。卽起於肘腋。而天地綱維之裂。且爲禍於萬世。此與宦官策。欲選寡婦入宮給事之說。同爲害理傷教之甚者也。遠慮論一 沈近思

辛丑之夏。臺灣朱一貴以餵鴨么魔。揭竿爲亂。從者數萬人。武臣死。文臣逃。數日之內。遂失臺灣。政府赫然震怒。親視師廈門。立檄提鎮帥師進討。水平風順。不匝月而遂能克復。此不世之功也。論者曰。平臺易。安臺難。是已然亦知所以難之故乎。聚數十萬無室無家。游手好閒之人於一處。而不爲之所。此可爲寒心者也。人情有父母妻子。則恩情維繫。而多所顧戀。心氣柔馴。而思相保聚。是以雖欲爲非。而恐禍及父母。累及妻兒。畏罪株連。而有所不敢。一朝忿發。而母止其子。婦阻其夫。身被纏縛。而有所不忍。不敢不忍。而後其人可得而治也。今無室無家之人。血氣易剛。心膽愈大。視禍害甚輕。以爲我子然一身。何往不可。事成則富貴。事敗則

脫逃。卽死亦無顧慮。何不敢不忍之有乎。而且千萬爲羣。呼朋引類。無妻子則無內外。而晝夜可以常聚。無父母則人盡兄弟。而異類可以同居。拜把插盟。酗酒賭博。習拳勇以爭強。連羽翼而稱霸。始行兇於村莊。繼抗拒乎官府。小則爲盜。大則爲亂。此自然之勢也。而且土曠官小。內地州縣。不過百里。今臺灣有二千里之幅員。而止設三縣。諸羅且有千數百里之遙。一官之耳目有限。而欲其管束千數百里之地方。雖甚長才。亦必不能。夫以無室無家之人。千萬爲羣。而聚於千數百里。官長耳目所不到。巡察所不及之處。聽其出入自由。日繁月盛。而不爲之所。此可爲寒心者也。臺地流雜。至一二百萬。其人衆矣。田園日闢。膏腴倍收。其地廣矣。洋通禁弛。百貨皆集。其財聚矣。鹿耳之門。四面鐵沙。一夫當關。萬舟莫入。可謂天險矣。寥寥三縣。官吏稀少。則巡察疎也。鎮兵缺額。素不操練。則武備弛也。內地過臺。隔一重洋。風順則平波靜浪。一葦可航。風逆則駭浪驚濤。儼同外國。文書羈遲。呼應不靈。踰月經旬。急切難到。則勢處孤危。非同內地之可以臂指使呼吸通也。今

幸而如朱一貴之無知。則削平易耳。設有黠者。如鄭成功輩。竄入其中。則文官如歐陽凱王珍等之庸懦。或死或逃。而彼則撫數十萬流雜之衆。據二千里膏腴之地。以重兵守鹿耳之門。以勁卒取澎湖之島。且拘收船隻。不放過洋。則臺灣已失。而內地尙不知也。及內地既知。而彼謀已定。我反爲客。以內地之兵。攻外洋之寇。鹿門天險。難以飛渡。勞師動衆。未易卒平。可不爲之寒心哉。雖聖朝洪福。萬無是理。然曲突徙薪。豈爲過慮。奈之何而不早爲之所也。

遠慮論二 沈近思

或曰。戡亂之後。宜安靜休養。今子欲有所更張。無乃擾民而使之不靖乎。予曰。否。否。治國如治病。病根已去。元氣大傷。則宜用補劑。所謂安靜休養也。病根未去。洩劑未用。而遽用補劑。適以長其病根。而爲害滋大。曹參之日飲醕酒。承秦之敝也。趙普之杯酒釋兵。踵五代之亂也。湯火之後。民生殘苦。亂極思治。則宜安靜休養。以培其元氣。今臺灣之變。乃因太平日久。法度廢弛。奸民無忌。治極思亂。是宜整